

和平發展觀察

2017年第7期（总第3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7年7月25日

洞朗地区军事对峙与当前中印关系

毛吉康

国网能源研究院研究员

曾祥来

海南亚太观察研究院区域合作与非传统安全中心项目主管

6月中旬始，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阻挠我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正常道路施工，引发军事对峙。中国政府对此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和警告，但印度置若罔闻，一方面在外交和舆论上叫嚣“不惜一战”，另一方面持

续向边境地区增兵。可以说，此举为 1962 年以来中印间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峙事件，也是印军首次越过已明确的两国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的边境对峙有本质不同。

一、军事对峙事件的外交舆论斗争

此次军事对峙事件由印方蓄意挑起，但为掩盖事实，印方不惜歪理狡辩、混淆视听。印媒在报道中诬蔑中国军队越界进入印度锡金地区，摧毁印军两座地堡并与印边防军发生肢体冲突，将此事与中方军队封锁印度香客经乃堆拉山口入西藏朝圣联系在一起，暗示中方不仅实施战争边缘政策，蚕食印方领土且无视人道主义精神，企图借此将寻衅责任推给中方，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主流媒体起初言之凿凿地称洞朗地区为印度锡金邦领土，印度边防军是履行守土之责，阻止中国军队进一步深入印度领土。我外交部随即予以有力驳斥，称该地区边界早由《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且中印边界问题特代谈判中也对该条约进行了确认。

在被事实打脸后，印方又宣称洞朗地区属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地区，援引不丹外交部文件称“洞朗地区为不丹领土”，印军系受不丹政府请求进入该地区以阻止中国改变地区现状。印媒还诬称中国此前曾多次越界并驱逐不丹军队，

不丹无力抵抗中国军队入侵，急需印方帮助，给中国打上恃强凌弱和好战的标签，为印度政府对华强硬政策造势助威。而印国防部长杰特立关于“印度已非 1962 年的印度”等不负责任、暗示战争的言论更是被印媒广为炒作，挑动印民族主义情绪。我外交部对此回应称“据中方了解，对于印军越界进入洞朗地区，不丹方面事先并不知情。”至此，印度图谋已昭然若揭，即肆意歪曲事实，不惜公然损害不丹独立主权，以安全关切为借口，悍然越过中印已明确的锡金段边界，通过制造洞朗地区争议，阻挠中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

在理屈词穷之下，印舆论开始自说自话，继续煽动反华情绪。印军方则坚持以维护不丹利益为借口，持续向洞朗地区附近增兵，并在该地区挖掘战壕、设置帐篷，以表明“中方若不停止道路施工绝不考虑后退”的态度，致使中印两国部队出现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

二、印度军事冒险的多重考量

印此次挑起事端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带有军事冒险意味的挑衅，绝非一时意气用事引发的偶然事件。印军事冒险背后有多重利益考量，既有中印权力结构矛盾的因素，又有中印边界谈判及印国内政治、外交等诸多原因。

（一）立威南亚，巩固南亚霸权地位

确立在南亚区域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而拓展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和作用，由区域大国跃升为全球大国，是自尼赫鲁以来印度历代领导人挥之不去的大国情结。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被视为印度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印历来不容许域外大国染指其在南亚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2016年，中国与除印度以外南亚七国的贸易总额是405亿美元，而印度与七国贸易额仅为219亿美元，中国超过印度几乎一倍。在经济领域，南亚出现“中进印退”的趋势。南亚诸小国均对中国有较强的经济依赖，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以促发展。印担忧南亚小国的离心（印）倾向，但又难以给予更多经济利益，只能加强政治安全手段的控制。高压手段非但没能奏效，反而强化了南亚小国的“逆反”心理，向中国靠拢的趋势逐年增强。

更令印度坐立不安的是中国对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印政界、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流看法是该倡议将极大扩展中国对南亚中小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将有损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投资建设港口具有军事用意，或以各港口串成珍珠链以对印安全形成威胁。总之，印度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正不断威胁着其地区霸权地位。莫迪政府的危机感尤为明显，其上台伊始紧锣密鼓的一

系列周边外交动作，充分说明了其加强对周边小国政治控制的紧迫感。

印此次越境挑衅有警告南亚小国（应与中国保持距离）之意。即通过此举表明印度有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实力，并借此彰显其维持南亚霸权地位的决心。

（二）平衡中印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对中印边界地区中方一侧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愈加担忧。印在边境地区的交通基建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2006 年，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才最终批准在实控线附近修建 73 条战略道路。近年来，印度认识到边境地区糟糕的交通基建状况或将使其在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中居于下风，并不断加强在边界地区的基建及军力部署。

尽管如此，受制于国内官僚机构的相互掣肘及环境影响等因素，印度改进这些基础设施的计划在实施推进过程中远远落后于之前拟定的“时间表”。比如，据印国防议会专责委员会的第 19 次报告，印政府批准在 2006 年至 2007 年建设 73 条中印边境战略道路，计划于 2012 年完成，但是到 2016 年 5 月，只有 21 条建成，还有两条尚未开始建设，新的铁路线建设更是严重滞后。2010 年，印度在与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接壤地区确定了 28 条战略铁路线，其中 14 条列为“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然而到 2016 年 7 月，该 14 条铁路中的任何一条都尚未开始建设。此外，不少印

官员称，“在边境防御设施升级过程中，旧有的保守防御心态仍然存在”。印度方面曾规划建设一条长达 1800 公里的公路，将沿着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达旺与维查耶纳伽尔两地连接起来。但这一计划遭到印度军方强烈反对，原因是这条公路距离争议边境地区太近，必须纳入安全考虑。2016 年 6 月，在重新调整道路选线后，这条公路才最终被印国防部批准。

相比之下，中国在边界地区修建基础设施的步伐一直较为稳健，甚至在印度看来富有“进取心”。近几十年来，中国已将西藏境内的公路和铁路线扩展到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接壤的附近地区。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公路和铁路的不断延伸，不仅有利于中国军力投射，也将会增强中国对这些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印与中国在边境地区战略基建竞赛中处于劣势，原因是中国占据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的明显优势。另外，中国边境公路几乎都通往实控线地区。相比之下，印度边境所通道路都停在了离实控线较远的地方，有的甚至距离有争议边界 50—70 公里。鉴于此，印希望中国考虑其安全关切，实现两国在边界地区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洞朗地区有特殊的地缘区位，这使印度更为担忧中方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洞朗地区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南部，距西里古里走廊仅几十公里。该走廊是连接印度主体及其东北各邦的狭长地带，是印度铁路、公路、

空中大动脉的中枢，被称为“鸡脖子”。这里也是连接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大吉岭县的战略要害部位。

为克服西里古里困境，实现对东北各邦常态化、大规模过境运输，印度一直致力于打通途经孟加拉国的过境通道。由于印孟在提斯塔河分水等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有效解决方案，导致孟民众对印极为不满，此事一直悬而未决。印度只能依据上世纪 70 年代两国签署的印孟内河运输协议实行水陆联运的小规模过境运输。2015 年，印方还极力推动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国（BBIN）机动车自由通行协定，使得印度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孟国向其开放过境运输许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东北部与其国土主体部分交通不畅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孟国交通基建状况并不乐观，道路桥梁多为年久失修，短期内难以满足印度的过境运输需求，而改造升级孟国交通基础设施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印战略界认为，中国完成洞朗地区的公路建设后，将有能力快速进行军力投射，战时可切断西里古里走廊并威胁印在锡金邦的防御，使原本动荡不安的东北七邦面临被分割的风险。加之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机场作战半径覆盖包含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整个印度北部。这些战略压制点在战时可发挥一剑封喉的效果，虽不战而胜负已明。印对此犹如芒刺在背，因此，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印此次冒险越境便不足为奇。

（三）增加中方边界谈判紧迫感

边界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总体上就边界问题的解决而言，印度认为时间对中方有利，因为印度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仍在加大，尤其是边界地区的实力对比仍将更有利于中方。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第二阶段即确定边界划界原则的艰难时期，双方分歧较大以至于难以有所突破。印度希望以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现状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因而在谈判中提出首先划定两国的实际控制线。但中方坚持认为划定实控线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谈判应有一揽子解决方案，因而双方谈判处于胶着状态。印度对此颇有些急躁，此次事件应有增加中方进行边界谈判紧迫感的考虑，以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就两国边界问题谈判进行妥协，为“现状解决”奠定基础。

（四）国内政治的需要

从此次中印军事对峙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看，印度有意挑衅应有国内政治的考虑。7月中旬后，印度将举行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人民党希望借此机会成为上议院的主导力量，从而统治整个议会。挑起对外争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可以看作是人民党获取更多选民支持的一种策略。不仅如此，莫迪执政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其经济成就与其竞选时的承诺仍相差甚远，此次事件也可看作是印政府转移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压力的重要手段。

三、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中印关系总体上出现下滑趋势。莫迪执政以来，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也更为担忧中国会在印度洋对印实施战略围堵。印度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与美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以“对冲”中国的影响。尽管中方多次释放面向未来、淡化矛盾、合作共赢的善意，但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历史积怨、中巴印三角关系等矛盾短期内仍难以有效化解。在莫迪政府民族主义和强势霸道作风的影响下，印国内包容和理性氛围逐渐消失，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对两国关系客观理性的分析往往被嗤之以鼻。印将中国定性为假想敌和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恐将持续。

中国总体上视印度为战略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中国重视与印度的共同利益，希望通过合作共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印度视为印度洋军事大国，对中国海上能源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印战略互信是中国对印外交的首要目标。中国应充分利用海洋安全对话、边界特代会谈、战略经济对话等中印会晤机制，向印方深入说明中国的印度洋、南亚战略。中国应明确向印度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合作性质，更多强调双边项目的互惠性质。

具体到此次中印军事对峙，我应在积极做好军事部署与战争准备的同时，在外交层面既坚守原则和底线，策略上采取灵活手段与印方周旋，积极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妥善处置军事对峙僵局。一是以军事准备向印方传达主权不容侵犯的立场，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在中方占有有利战术态势的争议地段适当向前推进，对印度的越境予以反制；二是针对印方最为关切的两国边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问题，中方可表明予以理解，可考虑对双方的基建进行协调，甚至纳入边界谈判机制，减少印方相关安全疑虑；三是做好为边境军事对峙事件降温的外交和舆论准备，避免或减少被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

（责编：刘昆仑）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7.7.25